

16-01

23

● 密县银花

● 韩复榘三事

● 新八师戍守黄河

● 周恩来陪送杨虎城过郑州

● 张学良在郑州

● 我记忆中的父亲——赵倜

● 我的大伯父袁克定



第六辑

鄭州文史資料

89

荟萃“三亲”史料
博览近代郑州

鄭州文史資料

PDG

Y-247/12

鄭州文史資料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封面题字：海丙离

郑州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印刷厂印刷 1989年12月

河南报刊号：HN6—177号 工本费1.30元

鄭州
航大
PDG

目 录

我的大伯父袁克定.....	袁家宾 (1)
我记忆中的父亲赵倜.....	赵得龙 (36)
张学良在郑州.....	张一麟 (65)
张学良亲挽敌将.....	习五一 (67)
康有为中岳游雪.....	崔炎寿 (69)
吴佩孚两次来登封.....	崔炎寿 (73)
曹锟两次到中牟大仙庙扶乩李士杰口述 赵本固整理	(75)
周恩来陪送杨虎城过郑州.....	张一麟 (77)
先父王公抆沙传略.....	王正中 (78)
韩凤楼传略.....	郭海林 (83)
我所知道的韩五峰.....	魏树人 (87)
我与郑州.....	<u>王光临</u> (92)
清末荥阳举人侯化元.....	侯培池 (96)
张骏卿为荥阳办的好事.....	李明中 (101)
新八师戍守黄河.....	熊先煜 (105)
花园口掘堤的情况补充.....	熊先煜 (111)
韩复榘三事.....	<u>贺粹之</u> (113)

对韩复榘的片断回忆	田晋生(115)
抗日时期的韩复榘	马宝岭(117)
津浦路北线抗战中的韩复榘	荆学礼(119)
在雅嘉达幸福地见到周恩来总理 和与宋庆龄副委员长合影的回忆	翁瑞兰(122)
密县银花	密县政协(125)
郑州黄河鲤鱼驰名中外	康普营 曹弃疾(128)

我的大伯父袁克定

袁家宾

我从15岁起，就与我大伯父袁克定相处，后来随他到北京居住，直到1958年他病逝，达27年之久未曾远离。下面所述我大伯父袁克定的情况，均系我的亲见亲闻，且属首版。

一、出生至成家梗概

我祖父袁世凯于1877年，随其堂叔袁保恒（清廷户部侍郎）由北京到河南开封帮助办理赈务。1878年因其堂叔突染时疫病逝，我祖父回家乡与我祖母于氏结婚。1879年12月生我大伯父，取名克定，字云台（后自取别号慧能居士）。大伯父生下来时，由于额上长着一块记，所以小名叫记光，也叫小记儿。这块记到他长大后就消失了，但祖父母直到他成婚后，仍然不时直呼他的乳名小记儿。

光绪八年（1882），因朝鲜发生内乱，清廷派山东庆军统领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我祖父也随军前往，先后在朝鲜12年。我大伯父是我祖父嫡出长子，从小就随祖父在朝鲜任上，由我大庶祖母沈氏抚养以至成立。他曾在德国留学，德文和英文都很好，书房里的书架上大多数是德文书籍。他从小在朝鲜跟我祖父起，以后我祖父在济南任山东巡抚，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在北京任军机大臣，一直随我祖父在任上，所以他对旧官场中的事情，非常熟悉通达，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我祖父很喜欢他，也很信任他，经常让他做代表外出办事，直到他骑马摔伤，变成残废，对他才比较差了。但他毕

竟是祖父的长子，所以在家庭和亲友中以及在我祖父的一些部下面前，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还是被人重视的。

我大伯父的婚姻，是由我祖父作主包办的，娶的是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嫔。我大伯母吴氏只生了我二堂姐家第。二堂姐后在天津嫁给苏州费祥仲教授（抗战前被国民党杀害）。由于大伯父属虎，大伯母属龙，认为龙虎相斗，会互相冲克，按照迷信的说法，需找一个属鸡的女性来“牵一牵”才能破解。因此在祖父同意后，又娶了一个小户人家的姑娘马彩凤作为大伯的侧室，称大姨奶奶，我叫她大妈，她生我大堂兄家融，字容孙（因我祖父字容菴）。抗日战争前，家融在英商开滦矿务局任职员，日伪时期任伪实业部第二科科长，抗战胜利后，任天津市新懋交易行副经理，解放后任贵州省地质勘探工程师。我大堂兄娶北洋时期湖北督军王占元的三女儿王惠为妻。大堂嫂王惠生长子 緝英（乳名佛保），现在香港；生长女智姑，随大堂兄在美国定居；次女能姑，三女巧姑均在香港。我大堂姐家锦也是我大妈马彩凤所生，在天津时嫁给通永镇总兵雷震春的长子雷存政为妻。

我大伯母吴氏耳朵很聋，大伯父和她说话只好笔谈，大妈马氏长的也不好看，均不能如大伯父的意，所以我祖父就任总统时，我大伯父又纳一个唱戏的章真随（又名章淳一）为他的二姨奶奶。二姨奶奶是女文武须生，因擅演《定军山》，故时人多称她“老黄忠”。她举止轻浮，对我大伯父非常厉害。我大伯父很怕她，又很宠爱她，任其欺凌辱骂不以为怒。这个二姨奶奶偷吸鸦片成瘾，却不敢让我大伯父知道，因我大伯父从不吸烟、喝酒和赌博，也不准家人如

此，即使在分家后，我们家族亦不敢在他面前有上述表现，否则，将遭受他专制家长式的当面严厉斥责。二姨奶奶恃宠而骄，竟在津门家中与某西医大夫行为逾轨，其暧昧事被大伯父闻知，大发雷霆，断然割爱，将她驱逐遣送出津。他为了顾全面子和声誉，未公开声明与她脱离关系。1935年我大伯父全家由天津旧德租界威尔逊路（现河西区解放南路）85号，迁到北京北城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63号，但我大伯父却独居北京东皇城根14号住所。章真随也在北京，故不断写信给我大伯父，陈述生活无依，请求救济，我大伯父犹念旧情，照常按月供她生活费用达8年之久。这件事我大伯父是让原总统府的上差，后为他的贴身佣人戴文林私下办理的，不公开让我们家属和亲友知悉。我知道这件事，也是由戴文林亲口透露的。章在北京仍不检点，借与我大伯父过去的关系又进行招摇。我大伯父一怒之下，派专人将她送回河南辉县袁家花园中居住（此时袁氏在河南辉县等处田地房产均已被日伪当局明令归还），生活费用由我大伯父批签，在该处地租中支付。1938年以后，大伯父对她仍时有询问，未能忘怀。

长期以来，我大伯父对我大伯母吴氏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我大伯母亦自觉的不去接近他；对我大妈马氏，因念其生有我长堂兄家融，母以子贵的旧观念，尚能一般和谐相安。

二、坠骑至残，赴德就医

我大伯父在成年时，一次在彰德车站，因骑马不慎坠地，腿被摔伤，后终日昏迷不醒，全家惊慌万状。当地巫医

借机向我祖母于氏进言：腿摔伤流血过多，元气大亏，必须服用人奶增加营养，方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祖母听信巫医之言，没有及时请中、西医大夫治疗，便选择了一个乳母。这乳母是河南人，身强力壮，精血充足，其子名叫羊羔，故称她为羊羔娘，每日挤奶供我大伯父服用。后来腿伤虽自愈，但却留下跛足的后遗症。羊羔娘虽领到了重酬，后又来天津住在我大伯父家中，大伯父对其借此索要生厌，便最后一次性的赠与将其送回原籍。

我大伯父自腿摔伤后，走道时双脚高低不等，左右摇曳，略显瘸状，背后有人叫他为“袁大瘸子”，因此，多年来使用一精制竹质小手杖，竹杖的手柄与尾端均镶饰镂纹银头，很考究。

听大伯父说，他在我祖父任民国总统时，经德国友人穆默的劝说去德国治疗伤腿和休养。1911年通过德国驻华公使雷克斯的帮助，启程赴德医治腿疾。当时喧赫一时的北洋派人物如段芝贵（北京警察总监）、江朝宗（北京九门提督）等到车站送行，欢送仪仗和仪式均采用总统仪仗执事，近于对待国家元首的礼节，相当威严隆重。大伯父抵柏林后，即持我祖父袁世凯亲函，在谒见时面交德皇威廉二世，德皇亲自设宴款待于偏殿，密谈多时。我大伯父向德皇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深得威廉同情与赞成。威廉把从前摄政王载沣来访时，对载沣所说的“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向我大伯父重述一遍，他在德医治腿疾及休养，到1913年回国。当我祖父闻知德皇的态度时，欣喜若狂。对我大伯父更加倚重。我大伯父向我祖父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迎接王士珍来京，代替段祺瑞主持军事；二是在总统府内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

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由总统亲自掌握。这两项建议，我祖父完全同意。

三、秘预我祖父的军机大事

我父亲袁克端（行四）曾和我提起过，我大伯父确实干预了我祖父的军机大事，密谋策划，例如，我祖父是乘辛亥革命之机东山再起的。1911年清王朝的“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时，我大伯父曾向我祖父献计，借机将过去与袁氏对立的清室诸王公大臣，均治罪处死，对溥仪左右亲信人员一律流放黑龙江，永不叙用，免貽后患。我祖父当时恐遭众议，没有采纳。在我祖父接到南京政府电请南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在对去不去南京，徬徨不定为难的情况下，1912年2月29日北京城内发生了第三镇兵变的事件。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祖父离开北京。实际上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伯父袁克定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錕搞起来的。我祖父便以此作为不赴宁就职的借口，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

我大伯父在我祖父担任大总统以后，曾多次向我祖父建议，要图大业，必确保兵权，首先要培养训练军队中的核心骨干力量，把北洋派在全国的现役军职骨干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训练，使之达到君臣师生一体化的程度，一切听从指挥。

当时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因其桀骜不驯，我祖父心存疑惧，欲除之而又不忍操之过急。恰巧我大伯父建议在我祖父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一支模范军，由大元帅亲自兼任模范军军长，而后把模范军的官兵逐步分

配到北洋各军去，以加强对北洋各军的控制，既可削弱段祺瑞的军权，又不致军权旁落，以实现中央军事集权，达到袁氏子孙世代相承的家天下。这个建议我祖父虽然同意，但又觉得建立模范军的目标太大，怕引起反感，拟改军为师。于是1914年4月统率办事处主任蒋方震给我祖父呈上条陈说，以北洋军队暮气太重，思另行编练，作为模范，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设立模范师筹备处。先练两师，中级军官用留学生，下级参用军官生及速成生，盖以变历来重用速成生摒除留学生之宗旨。我祖父后来又觉得模范师的目标仍然很大，最后决定先成立模范团，然后逐步发展为模范师或军。派王士珍为模范团筹备处长，直属于统率办事处。1914年10月23日，模范团正式成立，团部设在北海。我大伯父与我祖父密议，欲由他就任此团长；不但可直接削弱段祺瑞的军权，更可对段予以掣肘和制约的双重作用。这时段祺瑞对此事已有所闻，便面见我祖父，力阻其不可，说我大伯父形骸不全，有损军仪，难孚众望。我祖父与段早已貌合神离，彼此猜忌，此次更察觉段的本衷和来意，是训练北洋陆军非他莫属，实为自荐欲代之。我祖父便说道：“云台确有不周之处，未堪委此重任，那么，我本人可以胜任吗？”段听后默然而退。我祖父即以陆海军大元帅亲兼模范团长一职。并在北京西城旃檀寺设立模范团办事处，由我大伯父在此主持建军诸项事宜。后来我祖父忙于筹备帝制和外交，模范团从第二期开始，便改由我大伯父任团长了。为此，段祺瑞随即辞去陆军总长，赴西山养病。我大伯父乘其来向我祖父禀报之机，诱使他第十、十一、十二诸幼弟及其子家融等在南海居仁堂附近，向段群起而哄骂：“穷秀才！”、“段歪

鼻子”，进行羞辱，以泻其愤。段对此气愤已极，即向我祖父面述。祖父只微笑不语，段只好退出。第二期结业不久，我祖父即病逝，模范团随之停办。

我大伯父自从帝制发生后，就以皇嗣子自居，经常向我祖父献计进言。他说不能在开国之前留下子孙后代的藩镇之祸。当时他是我祖父唯一可信的人，言听计从，以前的废省改道，废督裁兵，轮流召见各省军阀以及在北洋军以外，另设拱卫军的种种计划，都是他的主意。

1915年春，当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交涉时，我大伯父公开向人们说：“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老头子（我祖父）问过段总长可否武力抵抗，段总长回答得很干脆：如果发生战事，三天内可以亡国。”接着我大伯父又感叹地说：

“陆军如此无用，总长所司何事？这就是政府不得不接受日本条件的全部原因。”我大伯父把我祖父与日订立卖国条约21条的责任，轻轻地推到了段祺瑞的身上。

四、为谋皇储，造舆论，动杀机。

我大伯父在我祖父就任大总统以后，政治上顿萌野心。他多年来随我祖父拜倒在皇权之下，极端羡慕帝王的淫威和特权。我祖父既有称帝阴谋，他更有立为皇储的欲望，迫不及待地竭尽全力鼓动我祖父早日黄袍加身，亲登大宝。

1985年我见到当年祖父总统府机要秘书朱宝仁（字铁林，河南项城人，已89岁），把他写的当年我大伯父，借国际上对中国实行帝制的态度而制造舆论的原文，让我抄录下来留存。朱老先生说，1912年，英、日两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日之益，曾给我祖父密电说：“英国、日本两国政府愿与中

国联盟，但英日两国均为君主制，而中国尚系民主，联盟恐不能长期巩固。联盟后愿帮助中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暗指君主）。”

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东京报纸上发表谈话说：“有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为同一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氏（指我祖父）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

1913年美国古德诺博士由美来华，途经日本时，向新闻界发表《对中国之意见》的谈话。来北京谒见我祖父后，我祖父把他在北京所著的《共和与君主论》一书，让英文翻译、参事林步随翻译后，畅行当时。书中倡言中国宜于君主立宪，指出民主政体不及君主。后来我大伯父在我祖父的《洪宪筹安会宣言》上大肆吹嘘“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的“卓越远见”，并同时夸张地宣传英日两国政府和日本首相如何公开支持等等。

我大伯父的外籍密友，英人朱尔典、日人有贺长雄（日本陆军部大本营中佐参谋，我祖父小站练兵时的军事参谋兼总教官）、西原（日本驻华外交官，在我祖父与日本签订21条卖国条约时，曾为其向日政府借款，后为我祖父的顾问）亦在侧向我大伯父反复陈述变更国体是长治久安的大业。后来在北京与当时的外交总长曹汝霖闲话时，他亲口告诉我，朱尔典在中南海怀仁堂国宴间，竟用英语尊称我祖父为“陛下”；西原在给我祖父的信中，竟有“请贵大总统高陞”等辞句。

我祖父本有迷信思想，他既相信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祖父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后来

在天津听我家老佣人陶树德说，我大伯父为迎合我祖父，1914年底，指使原籍项城祖坟看守人韩诚，将旧石块刻写“天命攸归”等字样，加以人为的古化，深埋地下，待其腐蚀多日，取出后送到北京展示，作为朕兆，并让韩诚谎称在我曾祖父袁保中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方园里许。又捏造说，袁氏先茔附近生长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这些谎言征兆和国际上的舆论，无疑对我祖父“洪宪称帝”是有很大影响的。从1914年开始酝酿帝制，到1915年下半年，北京中南海内外，完全被称帝的气氛笼罩着，我祖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我大伯父的活动，也由秘密转变为公开。我祖父的机要秘书夏午貽（字寿田）每日周旋于我祖父和我大伯父之间，传递信息，往返通报。

1915年1月间，我大伯父曾邀请梁启超到北京西郊汤山就宴，目的是挟制他服从帝制。当时只有洪宪筹安会的主事，所谓著名的“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字哲子）一人坐陪。我大伯父对梁的谈话，阴阳含蓄，表面上力排共和，无一不是处，实际上暗示他袁氏要变更国体，来试探他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因当时双方的见解不同，谈话始终格格不入，席未终即不欢而散。不久我大伯父再次约梁面谈。此次，我大伯父开门见山，直言变更国体，问梁肯否协作，并以恫吓言辞要挟。梁当时被迫无奈，说客和大家商议后再行回复。次日梁启超回复说大家无异议时，我大伯父顿时喜形于色。

1933年与我祖父的机要秘书夏午貽谈及往事时，他说我大伯父当时俨然以皇世子自居，已提前刻就“大皇子印”金印一颗，相当精致，一些邀宠者，在上呈我大伯父书函时，

也称之为“大皇太子殿下”。但此金印并未动用过，后来帝制失败回津门，此印如何处理便不得而知了。

1915年，我祖父日夜紧张忙碌称帝时，内外交攻的形势向他逼来，蔡锷首先在云南发动了起义，组成了反袁护国军，紧接着日本也改变了原来赞成帝制的态度。这些本已够我祖父烦心了，家庭内关于立太子，而惹起的纷争使他更加恼火。我大伯父因骑马把一条腿摔坏了，左手也受了伤，手心没有厚皮，经常戴着一只手套，因此，我祖父说他“六根不全”将来怎能够“君临万民”。因此，他曾露出口风，要在二伯父克文和五叔父克权二人中，择一立为太子。由于新华宫传出“立贤不立长”的风声，造成了人所共知的我祖父已亲自密谕选定完毕，等我祖父不在日，即公开付诸实施。听我父亲克端和我七叔克桓说，我二伯父和五叔父的金花皇子服与其他诸兄弟的不同，与我大伯父的皇子服从形状、款式、色彩、镶缀、刺绣等各方面完全一样，毫无差别。1915年秋，除我大伯父外，他们兄弟曾在中南海新华宫前合照一像，二伯父，五叔父的衣服确与其他人不同。我父亲曾向我大伯父质问皇子服不一样的原因。我大伯父只说，“可能是老二和老五背着大爷（大伯父称呼我祖父为“大爷”）用重金买通瑞蚨祥（北京最大的绸缎店。洪宪大典，我祖父登基时穿的龙袍和祭天祭孔时穿的大礼服，宫中男女礼服及文武百官的礼服，统由大典筹备处负责人袁乃宽让该店包办制做的）掌柜的偷做的。老四你不要着急，等我到时候，再收拾他们。”他虽这么说内心却惶恐终日，寝食不安。他有时在中南海5字廊居住，但大多住北海团城。原在1914年7月，我大伯父曾以养病为由，住在北京西郊汤山，由拱卫军三个分队随从护卫，此时这支拱卫

军改驻团城，担任他的护卫军。

此时，我大伯父左右幕僚，有急欲作进身之阶者，便以唐朝李世民宫门喋血的故事暗示他。不久，我大伯父在其住所团城设西餐午宴款待其二、三、四、五、六、七诸兄弟。我二伯父身侧亦不乏智友谋士，闻讯后也以曹丕、曹植兄弟“煮豆燃豆箕”之事相告。在午宴上，我大伯父劝酒时，二伯父借故滴酒未饮，用随身自带的银制刀匙试用，果然发现银匙变成黑色。我二伯父当即含怒离席，诸兄弟亦随之不欢而散。此事被我祖父知道后，密召我大伯父大为斥责。我祖母于氏却一再偏袒我大伯父，与我祖父争吵不休，使他多日郁郁不乐，但终无良策以缓解此矛盾。

使我祖父更加恼火的，是发现我大伯父搞的假版《顺天时报》。《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办的汉文报纸，我祖父平日公余，专门看它。大概由于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才使他受了假版的欺骗而毫不自知。还是我三姑母袁叔贞后改名静雪字子蕴，在无意中发现家里人看的《顺天时报》与外面买东西作包装纸的《顺天时报》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大伯父使我们全家人和外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这个情况我三姑母告诉了我祖父。我祖父把我大伯父找来，问明是他搞的鬼，气愤已极，就在我大伯父跪地求饶中，用皮鞭子把他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此我祖父对我大伯父不再信任了。

五、帝制失败，扶柩返籍葬父

1916年元宵节后，我祖父就感到精神不振，食量大减，

恹恹成病。据当时给我祖父看病的中医肖龙友老先生说：

“袁总统的病，平时患有膀胱结石症，只是小便困难，但决不会有生命危险，每日服我的中药，仍可照常下楼办公和会客。”我祖父“洪宪称帝”遭到国人的普遍反对，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虽经中医治疗，心病是药力难奏效的。我祖父看到大势已去，乃明令撤销帝制，但仍想保全总统职位，而这时已四面楚歌，众叛亲离，连他最信任的四川都督陈宦（是我大伯父的把兄弟）、湖南都督汤芗铭也先后通电独立，其打击尤为沉重，使他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在这里说一下陈宦。1915年2月20日，我祖父命他会办四川军务，并在北洋军中抽调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他入川。陈宦在启程前，晋见我祖父，请示入川机宜。我祖父对陈说：“以后我可能叫云台到成都去，你去和云台谈一下。你们之间要以兄弟相待，也许将来我叫你负更大的责任。”陈当即去乐字廊看我大伯父，我大伯父对其轻蔑不以为礼，陈勉作寒暄，即欲退出。这时我祖父的上差符殿卿，突然急遽挥汗跑来回道：“总统传下话来，请大爷和陈大人换帖拜把子。”我大伯父闻言，立即改容叫陈宦二哥，並亲切地请陈坐下畅谈。当陈问及我大伯父的其他兄弟时，我大伯父眉头一皱，鄙夷地说：“他们都不是成材的料子！”陈宦到四川接事不久，即派大批员工赶修皇城，並常亲去监督。其幕僚问他为何经营这种不急之务，他说：“我是替大爷（我大伯父）当差的，如果他将来封为蜀王，不能没有雄伟的王府。”幕僚们又问：“太子要留在北京城，如何会外封藩王？”陈说：“我看老头子（我祖父）有立爱不立长之意，可能要把储位留给